

溫州府圖書館

東甌遺珠集

卷之六

外編詩文錄

市河遺

公館



詩文錄外編

詩文錄外編姓名目次

孟浩然

張子容

李白

朱慶餘

顧況

歐陽詹

陳陶

方干

朱放

通志

東甌遺珠集卷八十四

平陽楊詩 範圍縣

外編詩文錄 晉唐宗

王羲之 字逸少 琅琊臨沂人 歷右將軍 會稽內史

遊四郡記

永寧縣界海中有松門兩岸及嶼上皆生松故名松門

見廣羣芳譜並類林

右軍書

僕近修小園子殊佳致菓雜深可致懷也儻因行注
希見比二處動靜故之常患馳情散騎癱轉利慶

效諸惡反側永嘉至秦集欣喜嘉無喻餘可耳

見淳化閣帖釋文

王獻之

羲之七子之五

王大令書

諸舍復何如吾家多患憂面以問慰情不知可耳承永

嘉比復患下上下下諸疾患乃爾焦馳豈可懷不審今復

何如嫂即平和耳

適奉奉永嘉去月十一日動靜故常患不寧諸女無復

消息

以上俱見淳化閣帖釋文

王

融字元長臨沂人

永嘉長公主墓志銘

作儀阿媛取儷漢妃相金陋質穠李漸輝肅穆婦容靜

恭女德顧史求箴披圖問則慶善郁夷與仁冥默宵燧

亡明曉挽已聲松門嚴潤泉帳寒清悠哉白日鬱彼佳

城

見古香齋淵鑿類函

孟浩然

永嘉上浦館逢張八子容五律

見全唐詩錄並浙江通志

按江心孤嶼志有不錄

除夜樂成逢張子容五律

見全唐詩錄並古今類

按兗温州府志樂清縣志有不錄

張子容

貶樂成尉日作

竄謫邊窮海川原近惡谿有時聞虎嘯無夜不猿啼地

暖花長發巖高日易低故鄉可憶處遙指斗牛西見唐

詩別裁

李白

謝公亭

謝公離別處風景每生愁客散青天月山空碧水流池

花春映日窗竹夜鳴秋今古一相接長歌懷舊遊見全

唐詩錄

錢起

字仲文吳興人天寶十年進士釋褐秘書省

送包何東遊

水國嘗獨往送君還念茲湖山遠近色昏日烟霞時子

好謝公跡常吟孤嶼詩果乘扁舟去若與白鷗期野趣

及春好客遊欣此辭入雲投館僻采碧過帆遲江上日

回首琴中勞別思春鴻刷歸翼一寄杜蘅枝見淵鑑類

朱慶餘

字可久越州人登寶曆進士而官不達

送僧遊温州

夏滿隨所適江湖非繫綠卷經離嶠寺隔葦上秋船水

落無風夜猿啼欲雨天石門期獨往謝守有遺篇見浙

通志

顧况

字通翁吳郡人至德二年進士詳三賢圖傳贊按全唐詩錄海鹽人

永嘉

東甌傳舊俗風日江邊好何處樂神聲清歌出烟島見

浙江通志

歐陽詹

泉州晉江人國子監四門助教

與王式書

詹大人任温州長史大人任博羅丞俱以薄官予自能

詹大人任温州長史大人任博羅縣丞俱以薄官予自

能記憶只見馳載長幼勤勤南土予雖童稚意甚不居

洎詹兄暮任安固諒丞兄誓任潮州司倉予時已冠似

或議事以為地分遐陋進取必無遠大若肄業承家則

安固潮陽亦幾乎不墜矣

見四門集

陳陶

字嵩伯嶺南人大中時遊學長安後隱居洪州按品彙鄱陽人

贈温州韓使君

康樂風流五百年永嘉鈴閣又登賢嚴城鼓動魚驚海

華屋尊開月下天內使筆鋒光案牘鄢陵詩句滿山川

今年誰似名家貴越絕麾幢雁影連

見浙江通志

旅次銅山途中先寄温州韓使君

亂山滄海曲中有橫陽道東馬過銅梁苔華坐堪老鳩

鳴高崖裂熊闌深樹倒絕壑無坤維重林失蒼昊躋攀

寡儔侶扶接念輿早晚仰慄嵌空無因掇靈草梯窮聞

戍鼓魂續賴丘禱敬豁天地歸縈紆村落好悠悠思蔣

徑擾擾愧商皓馳想永嘉侯應傷此懷抱見全唐詩錄

方干字雄飛新定人

寄永嘉王令

浮客若容開蒞地釣翁應有稅苔田見全浙詩話

張喬

謝公亭懷古

謝家烟徑長莓苔牢落虛欄竹上開流水不將山色去

閒雲時帶角聲來六朝舊跡遺詩在三楚空江有雁迴

達理始應惆悵盡因僧清話憶天台見全唐詩錄

朱放字長通襄州人隱於越之剡溪名爲拾遺不

送友溫台

渺渺天涯君去時浮雲流水自相隨人生一世長如客

何必今朝是別離見古香齋淵鑑類函

呂夷簡萊州人

重遊雁山

詩紀事

詩文錄外編姓名目次

楊億

趙抃

石景立

見宋

溫州府

文獻

東甌遺珠集卷七十五

外編詩文錄

楊億字

浦城人

送温州聶從事赴闕

佩韃來海上七見歲星移務劇操刀割書成插羽馳詩

傳百越徧詔下九霄遲束帶朝問監歸鯨汎渺瀰舊游

聊秘駕雅飲且軒眉鄭驛歡相接牙絃辱所知病驚瓊

樹瘦醉露玉峯竒上馬便西笑何須訴酒卮

外聶從事雲堂集序

平陽楊詩 苑園輯

公 飲

雲堂

者永嘉從事聶君茂先試吏括蒼日所賦詩

君雍熙三年舉進士策名乙科由一命隨牒茲郡屬仍

歲大稔比戶小康賦輿先期獄滋少盤牙悉解郡閣

鮮簿領之勤燿火不驚幕府無書檄之事婉畫勿用善

政已成飄飄然其於游刃固有餘地矣於是占勝選奇

尋幽鑿古名山福地必命駕以遊美景良辰乃登高而

賦精鷺八極智周萬物觸類有得少選成章信所謂造

次顛沛必於是者也其或心將化馳意與境會聞簫韶

者不知肉味逃虛空者蔑聞人聲逼鴻濛而與遊搏扶

搖而上擊其探頤也若求元珠於赤水索金簡於丹臺

其得雋也如縱酒鮒於西江騁歸鴻於碣石故再歲之

內所賦凡二百篇東甌山水之清麗縉雲謠俗之樸古

佛刹元祠之標槩訟庭官舍之形勝見於題詠之什矣

一郡人物之選一時寮佐之盛林谷高蹈之士吳楚薄

游之賢備於贈答之作矣名邦風物之美通人吏隱之

適齊氓富壽之樂居士神明之化形於倡和之篇矣若

乃國風之作騷人之辭風刺之所生憂思之所積猶防

決川泄流蕩而忘返絃急柱促掩抑而不平今夫聶君

之詩恬愉優柔無有怨謗吟咏情性宣導王澤其所謂

越風騷而追二雅若西漢中和樂職之作者乎君素工

於詩及韋筆從軍又得茲壤前後左右陟降俯仰皆青
山白雲茂林修竹嗜欲之物旦暮在前矧又旁睨石門
謝公遊歷之所却瞻東陽隱侯賦詠之地精爽未泯風
流尚存宜乎聶君之於詩彌所感發豈二子之風期臆
合潛有攸助歟而此都之靈粹閔蓄將有散越歟不然
何其得之多也去年予假手是邦今年通理虞曹外郎
常公將命賦民鹽於鄰郡既飲至且達聶君之命以集
爲賦而序是求雅意甚勤飾讓非禮聊叙梗概以塞其
請若夫詠歌嗟歎之不足識者開卷而盡見也豈僕倦
談者所能一二乎

温州聶從事永嘉集序

河東聶君昔從事縉雲日賦詩二百篇予既序之矣及
隨牒永嘉再見閏月所得彌廣凡七百章會秩滿北歸
假道敝邑又示予以新集且徵辭焉予才非患多學素
不足已嘗僣勉從命狂簡成文運族庖之刀一割猶可
毆市人而戰再鼓必衰深病未能豈足以辱而君之請
彌篤且予之讓莫諧固不暇揚摧而言但撮其梗概而
已謹按君生齊魯禮義之國被陶虞文思之化方在髫
髻服膺儒元徧討百家之言深窮六義之要以爲詩者
妙萬物而爲言也賦頌之作皆其緒餘耳於是收視反

聽研精覃思起居飲食之際不廢詠歌門庭藩溷之間
悉施刀筆鳥獸草木之情牀風雲霜露之變熊羆山涉
水之怨慕游童下里之歌謠事有萬殊悉裁成於心匠
體迨三變遂昭合於天倪當其奉鄉老之書以詣貢部
也袖詩千篇名動場屋宗伯推國士之遇異於衆人天
子嘉制策之文選爲第一自是捧檄吳會改轅海嶠東
甌舊壤於越遺俗民庶謹厚旣卧理之有餘林嶺蔽虧
實賞心之斯會其或良辰美景賓朋宴集之盛名園別
墅軒車遊覽之適公堂退食蹈泳無何之鄉王澤及人
賡載中和之什寓物必賦援筆而成與夫陳思豆箕之

詩止於七步淮南離騷之傳不越食時以敏言之蓋其
倫矣然君之於詩也類解牛焉投刃皆虛譬射鵠焉捨
矢如破彼唇腐齒落者所貴乎少我取其多彼筋駑肉
緩者咸謂之難我以爲易獨擅一源之利不見異物而
遷扣寂求音應之如響觸物成詠思若有神蓋孔子云
少成若天性習慣若自然斯之謂也矧乃酌之不竭鑽
之彌堅兩郡之間千里而遠元祠佛刹罔不標題都人
士女悉已傳誦南山之竹可畫而雅言無窮東郭之魏
雖度而逸材方騁英詞滿於齋壤藻思泄於尾司益猶
夫吳王金戔往往有之淮陰將兵多多益辦者已方將

捧持素業奏御天子予固知採其頌聲裨於樂府被之
莞絃薦於郊邱有日矣至如升金門上玉堂履赤墀之
塗登文石之陛亦將在是舉也稽古之力其可誣乎謹
序

海印大師歸永嘉

丈城應供幾經秋海國歸心不少留雨雪片帆過北固
烟霞丈室寄東甌千燈續燄知無盡一錫隨緣信自由
更到石門題雅句碧雲從此掄湯休

以上俱見武夷新集

趙

抃

字閱道西安人景祐元年進士參知政事

題戲綵堂

按在温州倅廳

我憩堂中樂可知優游踰月竟忘歸老萊不及吾兒少
且著朱衣勝綵衣

見全浙詩話

詩文錄外編姓名目次

蘇軾

左緯

周焯

何遠

曾覲

翁白

楊蟠

胡銓

真山民

真山民

真山民

真山民

蘇軾

蘇軾

蘇軾

韓駒

康乾權

閩清野人

東甌遺珠集卷八十六

平陽楊詩 範圍輯

外編詩文錄 宋

蘇軾 字子瞻 眉山人 洵子 與弟轍同登進士

次韻周邠寄雁蕩山圖詩 見施註蘇詩

按温州府志並址雁志有不錄

黃甘陸吉傳

黃甘陸吉者楚之二高士也黃隱於泥山陸隱於蕭山

楚王聞其名遣使召之陸吉先至賜爵左庶長封洞庭

君尊寵在羣臣右久之黃甘始來一見拜温尹平陽侯

班視令尹吉起視隱士與甘齊名入朝久尊貴用事一
旦甘居^位居上吉心銜之羣臣皆疑之會秦遣蘇軫鍾離
意使楚楚召燕章華臺羣臣皆與甘坐上坐吉拂然謂
之曰請與子論事甘曰唯唯吉曰齊楚約西擊秦吾引
兵踰關身犯霜露與枳棘最下者同甘苦率家奴千人
戰李洲之上拓地至漢南而歸子功孰與甘曰不如也
曰神農氏之有天下也吾剝膚剖肝怡顏下氣以固蒂
之術獻上上喜之命注記官陶弘景狀其方畧以付國
史出為九江守宣上德澤使童兒亦懷之子才孰與甘
曰不如也吉曰是二者皆居吾下而位吾上何也甘徐

應之曰君何見之晚也每歲太守勸駕乘傳入金門上
玉堂與虞荔申招梅福棗嵩之徒列侍上前使數子者
口呿舌縮不復上齒牙間當此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
乎吉默然良久曰屬之於子矣甘曰此吾之所以居子
之上也於是羣臣皆服歲終吉以疾免更封甘為穰侯
吉之子為下邳侯穰侯遂廢不顯下邳以美湯藥官至
陳州治中

左 緯 字經臣黃岩人政和時以詩鳴

送許少伊景衡至白沙

短棹無尋處嚴城欲閉門水邊人獨自沙上月黃昏

許少伊被召作此送別

騎馬出門三月莫楊花無賴雪漫天客情惟有夜難過

宿處先尋無杜鵑以上俱見全浙詩話

周焯

五鳳樓記

嘗謂有古今之聖德者必有古今之聖瑞以應之鳳者瑞之符也昔黃帝戰涿鹿而彩鳳銜書備制作而鳳巢於阿鳳固一至而再至者矣乃少昊立而以鳳名官大韶作而鳳凰來儀聽岐山之雝雝而翩翩其羽觀高崗之峩峩而喈喈其聲向使上無明聖之君鳳且隱而不

文世功

出孰謂鳳之至也非所謂覽德輝而下者乎是聖王之

御極也必首建五鳳樓非徒侈遊觀也殆欲顧名思義

建皇極以表正萬邦庶得臻邇隆之治以迓鳳來之休

也夫有致治之君必有輔治之臣臣也者佐人君以化

理天下者也以化理天下而責成於臣則咨傲之命不

無屢頒使概於庭幃受之無廼襲天威於咫尺等君命

於草莽乎此公退休之下五樓樓所由作也樓成呼余

記之余以為目之所視思亦及之故視宗廟則思敬撫

几筵則思哀聽管絃則思樂見鰥寡則思卹况乎樓也

者大君之恩命實式臨焉則食人之食者當忠人之事

乘人之車者當載人之危吾知觀其橫也必且月吉而

朝賡歌颺拜以補衮職之有闕不於是樓而寓之意哉

君聖則臣賢明良一德而百度振興於變時雍之盛無

難上躋於義皇之治誰謂五鳳之瑞不可再見於今日

耶皇宗政和甲午九月日記見文獻遺珠錄

按樓為宣撫使林昭公建在平陽之孫湖公之先由泗溪遷此泗溪今屬泰順

何遠浦城人

鄭魁銘硯詩跋

永嘉林叔睿藏端石馬蹄樣深紫色厚寸許面徑七八

寸下有鄭魁銘詩隸字甚竒有常恐魍魎奪山行亦自

携硯之美盡於銘詩而末句所寄旨哉見春渚紀聞并子史輯要續解

曾覲汴人

玉環山七絕見宋詩紀事

按温州府志有不錄

翁白浦城人

東甌晤允著弟

孤城列戟枕江邊過此曾經十九年短褐重來吾白首

長纓未請爾青羶豺狼道上愁為客風雨樓頭欲問天

祇恐談深今日事不堪沉醉蓼花前

九日客東甌

旌旗遙擁海天長拋書
家入戰場南國還營戎馬難

東籬無復菊花黃百年懷抱頻看鏡萬里登臨獨舉觴

羈客此時心折盡冷風飛雨暗重陽以上俱見梅莊遺草

楊蟠章安人詳省府志名宦傳

去郡後作五古見宋詩紀事

按温州府志有不錄

洪擬

進災異疏

紹興三年天旱地震詔群臣言事知温州洪擬上奏曰

法行公則人樂而氣和行之偏則人怨而氣乖試以小

事論之比者監司守臣獻羨餘則黜之宣撫司獻則受

之是行法止及疏遠也有自庶僚為侍從者卧家視職

未嘗入謝遂得美職而去如鼓院官移疾廢朝謁則斥

罷之是行法止及冗賤也權酷立法甚嚴犯者籍家財

充賞大官勢臣連營列障公行酷虐則不敢問是行法

止及孤弱也小事如此推而極之則怨多而和氣傷矣

見歷朝名臣奏議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建炎二年進士終兵部侍郎

和梅詩次韵贈王龜齡

南山舊說王隱者址卜看韓退之不須覓句花照眼

行見調羹酸着枝

見詩集

真山民 浦城人

題永嘉夢草堂

留得斯堂萬古名江山不改閉英靈池光曾染吟邊墨
草色猶如夢裏青南浦詩香流未歇東家魂冷喚難醒
當時園柳俱塵迹惟有鳴禽尚可聽 見浦城遺書

永嘉秋夕七律 見

按温州府志有不錄

韓駒

智勇師歸永嘉自言所居在萬竹澗乞詩送行

上人歸去家何許萬竹深圍一把茅踏盡叢林參白足
却來江檻俯青郊夜階簌簌風翻籜春路冥冥雨放梢
肯拚清陰分百十暮年思與子論交 見浙江通志

康執權 字伯可奉祠寓居温州

戲為妓山氏作 按山氏永嘉人

昔日緹縈亦如許盡道生男不如女河陽滿縣皆春風
忍使梨花偏帶雨 見宋詩紀事

閩清野人

戲題林靈素畫像

當日先生在市廛世人不識是真仙只因學得飛昇後

雞犬相隨也上天見卡詩紀事

詩文錄外編姓名目次

何	劉	唐	楊	何	陸	梁	姜	孫
恪	大	立	公	德	游	安	起	皓
	辨	夫	濟	獻		世		

補長鴻軒

范成大

查籥

洪邁

朱熹

陳謙

徐似道

向子諲

王琮

聞人阜民

張栻

何恪

呂祖謙

晁端彥

項安世

溫州府

直隸

東甌遺珠集卷七十七

平陽楊詩 葩園輯

外編詩文錄

孫皜 字子尚 開封人

往浙西別王龜

中原回首尚胡塵 世事徒驚日月新 羈旅不堪頻作別
壯懷雖在已甘貧 南來求友傳三益 西去論心有幾人
別後夢魂何處是 祇應來往慎江濱

見宋詩紀事並梅溪集

姜起 名大呂 字守中

懷王龜齡

左原消息杳無聞
令我愁懷似亂雲
多病廢詩兼廢酒
青春孤我亦孤君
要同學問文章樂
無奈東西南北分
况是一篇殘雨後
落花飛絮兩紛紛
見宋詩紀事並梅

梁安世

枯蒼人紹興甲戌進士

秦碑一紙并古詩
呈王梅溪太守

公生博物好奇古
勸我搜求秦望碑
我來稽陰且三載
夢寐絕頂雲俱馳
事非近代問父老
鼻祖已來猶不知
或云其山多虎豹
因湫罅井蟠蛟
魍魎木客忌人到
陰霾賊霧迷羊歧
樵夫懸磴懼失勢
一落萬丈誰能支
吾意此如鍾乳穴
民昔畏擾相請欺
曩時山東之罌石

磅礴入海無津涯
固知秦人遊戲餘
非民之利寧一時
暇日登臨雲門寺
僧曰若耶溪上竒
山曰何山勢最峻
丹鶴夜宿天孫枝
南望天台西錢唐
下視峯岫如羣兒
李斯篆書真刻本
昔人避亂此見之
裹糧遂借墨工往
扳崖貫木如麋舉
觴酌酒山之神
千古呵護煩神司
銷鑠僅存三尺許
龜趺就鑿山石爲
剗苔剔蘚隨手剝
面節背角摧霜皮
老龍脫甲蛇解蛻
鋪紙拭墨漫披離
收藏入袖恍若失
遐想往昔還嗟咨
我聞太古功德盛
鋪寫不盡乾坤儀
詩書紙上自不朽
金石還有磨滅期
秦皇不慕仁義業
直謂堯舜猶瑕疵
焚書欲蓋前代美

寧聞伏生傳有頤
參生不廢丞相書
歌頌雖在皆浮辭

惜哉此紙無一畫
欲記存亡人應嗤
他年好事繼追訪

始願首尾觀吾詩
見宋詩紀事

陸游字務觀山陰人號放翁以寶章閣待制致仕

至永嘉枯蒼作

尊酒如江綠春愁抵草長
但令閒一日便擬醉千場
柳

弱風禁絮花殘雨漬香
客遊還役役心賞竟茫茫

送王龜齡著作赴會稽大宗丞二首錄一

大將上兵符軍容備掃除
恭惟陛下聖方采直臣書忽

報分司出還尋入幕初宗藩雖舊識莫遣得親疏俱見

北雁菖蒲

雁山菖蒲崑山石陳叟持來慰幽寂
寸根蹙密九節瘦

一拳突兀千金直清泉碧岳相發揮
高僧野人動顏色

盆山蒼然日在眼此物一來俱掃迹
根盤葉茂看愈好

向來恨不相從早所嗟我亦飽風霜
養氣無功日衰槩

以上俱見劍南詩鈔

泛瑞安江風濤貼然五絕見劍南詩鈔

按温州府志瑞安縣志有不錄

何德獻

送王龜齡自歸州遷夔州饒人遮道挽留公易轎

由間道而志

斷橋截鏡亦堪鄰始信林門別有天微見兵機第一義

朱輔暫席廣文穉見宋詩紀事

楊公濟

永嘉雙蓮花

昨日采蓮者雙雙橋畔新舊花今不見喜見似花人見

梅溪集

唐立夫

以日者命狀寄王龜齡

試把流年子細看休將夔屈比鵬搏渠家大有回天力

不易區區作好官見宋詩紀事並梅溪集

劉大辨

永嘉郡燕即席有作

斷句 凌烟多少人功業見梅溪集

范成大 字致能吳郡人紹興甲戌進士授戶曹參軍

送周直夫教授歸永嘉

青燈相對話儒酸老去羈遊自鮮歡昨夜榕溪三寸雨

今朝桂嶺十分寒知心海內向來少解手天涯哀難

一笑不須論聚散少焉吾亦跨歸鞍

送琴客許揚永嘉

鳥帽沐衝九陌埃瘦藤定約到秋迴龍湫雁蕩經行處
斷取松風萬壑雷以上俱見石湖詩鈔

查籥

海陵人紹興

進士

萬州湖灘寄王夔州十朋

滿目暮山平遠一池雲錦清酣忽有鐘聲林際直疑夢

到江南見宋詩紀事

洪邁

鄱陽人

王龜齡王嘉叟木蘊之同過小園用郡圃植花韻

節到中和暖尚賒東風隨後起芳華自慙翳翳松三逕

相對蕭蕭馬五花老去醉鄉爲日月年來痼疾在烟霞

午橋別墅歸公手早定淮西取白麻

見宋詩紀事

朱熹

與王龜齡書

熹窮居晚學無所肖似往者學不知方而過不自料妄
以爲國家所恃以爲重天下所賴以爲安風俗風以旣
漓而不可以復淳紀綱所以旣壞而不可以復理無一
不係乎人焉是以聞天下之士有聲名節行爲時論所
歸者則切切然以不得見乎其人爲歎及其久也或得
見之或不得見之而熹之拳拳不少衰也聞其進爲時
用則私以爲喜聞其阨窮廢置則私以爲憂及夫要其

所就而觀之則始終大節真可敬仰者蓋無幾人而言
論風旨卒無可稱功名事業卒無可紀者亦往往而有
以此喟然自歎知天下所謂聲名節行者亦未足以定
天下之人而天下之事未知其果將何寄也自是以來
雖不敢易其賢賢之心緩其憂世之志然亦竊自笑其
前日所求於人之重而所以自待者反輕如孟子之所
譏也於是始復取其所聞於師友者夙夜講明動靜體
察求仁格物不敢弛其一日之勞以庶幾乎有聞者而
於前日之所爲切切然者則既有所不暇矣當是時聽
於士大夫之論聽於輿人走卒之言下至於閭閻市里

女婦兒童之聚亦莫不曰天下之望今有王公也已而
得其爲進士時所奏大對讀之已而得其在館閣時上
奏事讀之已而得其爲柱史在臺諫遷侍郎時所論諫
事讀之已而又得其爲故大丞相魏國公之誄文及楚
東酬唱等詩讀之觀其立言措意上自奏對陳說下逮
燕笑從容蓋無一言一字不出於天理人倫之大而世
俗所謂利害得喪榮辱死生之變一無所入於其中讀
之真能使人胸中浩然鄙吝消落誠不自意克頑廉懦
立之効乃於吾身見之於是作而歎曰士之求仁固當
以反求諸己爲務然豈不曰事其大夫之賢者云哉今

以前日失數公者自懲是以一噎而廢食也於是慨然復有求見於左右之意而未獲也昨聞明公還自夔州撫臨近甸而熹之里閭交游適有得佐下風者因以書賀之蓋喜其得賢大夫事之而自傷無狀獨不得一從賓客之後以望大君子道德之餘光也不意黃緣與其向來鄙妄無取之言皆得徹聞於視聽明公又不以凡陋爲可棄狂僭爲可罪而辱枉手筆以抵宗倅盛有以稱道竊惟明公之志豈非以世衰道微遺君後親之論交作肆行無所忌憚舉俗滔滔思有以障其橫流者是

以有取於愚者一得之慮因以不求其素而借之辭色

也耶明公之志則正矣大矣而熹之愚未有稱明公之意也雖然有一於此其惟益思砥礪不敢廢其所謂講明體察求仁格物之功者使理日益明義日益精操而存之日益固擴而充之日益遠則明公之賜庶乎其有以承之而幸明公之終教之也雖然明公以一身當四海士大夫軍民一面之責其一語一默一動一靜之間所係亦不輕矣伏惟盛德大業前定不窮其剛健中正篤實輝光者固無所勉強以熹之所覩記則古語所謂行百里者半九十明公其亦念之况今人物渺然如明公者僅可一二數是以天下之人責望尤切而明公

尤不可以不戒不審明公以爲何如哉熹又聞之古之君子尊德性矣而必曰道問學致廣大矣必曰盡精微極高明矣必曰道中庸溫故知新矣必曰敦厚崇禮蓋不如是則所學所守必有偏而不備之處惟其如是是故居上而不驕爲下而不倍有道則足以興無道則足以容而無一偏之蔽也熹之區區以此深有望於門下蓋所謂德性廣大高明知新者必有所措而所謂問學精微中庸崇禮者又非別爲一事也狂易無取明公其必有以裁之往者明公在夔成都汪公聲聞密邇竊意有足樂者比來時通問否此公涵養深厚寬靜有容使

當大事必有不動聲色而內外賓歸者明公相知之深一日進爲於世引類之舉其必有所先矣熹杜門養親足以自遣昨嘗一至湖湘出資交遊講論之益歸來忽被除命既不敢辭而拜命矣然明公未歸朝廷熹亦何所望而敢前也引領牙纛未有瞻拜之期向風馳義日以勤止輒敢復因宋倅相爲介紹致書下執事以道其拳拳之誠伏惟照察

見古文淵鑑

張淳校定古禮跋

張忠甫疑今儀禮非高堂生之書但篇數偶同爾此則不深考於劉歆說所訂之誤又不察其所謂士禮者特

畧舉首篇以明之其曰推而致於天子者蓋專指冠昏
喪祭而言若燕射朝聘則士豈有是禮而可推耶又曰
儀禮人所罕讀難得善本而鄭注賈疏之外先儒舊說
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甚疏略近世永嘉張淳忠甫校
定印本又為一書以識其誤號為精密然亦不能無舛
謬又曰張忠甫所校儀禮甚子細然却於目錄中冠禮
玄端處便錯了但此本較他本為最勝

春秋經解指要跋

薛常州解春秋不知如何率意若此只是幾日成此文
字如何說諸侯無史內則尚閭史又如趙盾崔杼事皆

史臣所書

俱見經義考

答鄭景望

龔其師過建陽遣人相望不及一見為恨今日季教授見
訪云嘗小歛道其語皆出於忠厚長者然在愚意尚未
有深解處如論范忠宣救蔡新州及元祐流人以為至
當之舉喜嘗竊論此矣以為元祐諸賢憂確之不可制
欲以口語擠之固為未當而范公乃欲預為自全之計
是亦未免於自私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至其論諸公
忍反爾之言違好還之戒自取禍敗尤非正理使後世
兒無禮於君親者拱手坐視而不敢逐則必此言之為

也且舜流四凶族爲臯陶者亦殊不令反爾之戒何耶
推此心以往恐無適而非私者邵子文以爲明道所見
與忠宣合正恐徒見所施之相似而未見所發之不同
蓋毫釐之間天理人欲之差有不可同年而語者矣又
聞深以好名爲戒此固然矣然偏持此論將恐廉隅毀
頓其弊有甚於好名故先聖云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焉而又曰君子求諸己詳味此言不偏不倚表裏該備
此其所以爲聖人之言歟學者要當於此玩心則勿忘
勿助之間天理卓然事事物物無非至當矣喜又記向
蒙面誨堯舜之世以用輕刑當時嘗以所疑爲請勿勿

不及究其說近熟思之有不可不論者但觀臯陶所言
帝德罔愆以下一節便是聖人之心涵育發生真與天
地同德而物或自逆於理以干天誅則失輕重取舍之
間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其宥過非私息其刑非私怒
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予如天地四時之運
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養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其
間此所以好生之德洽於民則心而自不犯於有司非
既犯而縱舍之謂也不識高明以爲何如
又
間二十一日旌旆定行何丞之論已不及事矣然渠所

大概謂盜賊之餘土曠人稀川縣以昔日歲計之額
取辦今日見存之戶民力素已不堪後來復以荒田之
產均之見戶由此流移愈多公私愈困耳向蒙面誨堯
舜之世一用輕刑當時嘗以所疑為請匆匆不及究其
說近熟思之亦有不可不論者但觀臯陶所言

答鄭景望

虞書論刑最詳而舜典所記尤密其曰象以典刑者象
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
劓剕宮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惡大慙殺人傷
人穿窬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曰流宥五刑者流放

竄殛之類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
法可疑與夫親貴勲勞而不可加以刑者也曰鞭作官
刑扑作官刑者官府學校之刑以待夫罪之輕者也曰
金作贖刑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扑之刑而情法猶有可
議者也此五句者從重及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青災
肆赦者青謂過誤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於當贖
之刑則亦不罰其金而直赦之也曰怙終賊刑者怙謂
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於當宥之法則亦不
宥以流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
而入重猶今律之有名例又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

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略盡之矣雖其
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
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
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
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矣夫豈一於輕而已哉又以舜
命皋陶之辭考之士官所掌惟象流二法而已其曰惟
明克允則或刑或宥亦惟其當而無以加矣又豈一於
宥而無刑哉今必曰堯舜之世有宥而無刑則是殺人
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是聖人之心不忍於心惡大
憝而反忍於銜冤抱痛之良民也是所謂怙終賊刑刑

故無小者皆為空言以誤後世也其必不然也亦明矣
夫刑雖非先王所恃以為治然則刑弼教禁民為非則
所謂傷肌膚以懲惡者亦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
之政之一端也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
姦而其過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如彊暴賊滿之
類者苟采陳羣之議一以宮刑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
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絕其為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
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况君子得志
而有為則養之之具教之之術亦必隨力之所至而
汲焉固不應因循苟且直以不養不教為當然而熟視

其爭奪相殺於前也

答鄭景望

初謂按行涓吉必不渝期今所賜字殊未及此何耶遠
民傾首以聽車馬之音久矣行期屢却無乃使之失望
而下吏之奉約束聽期會者將亦曰是懈弛而不虔乎
伏惟執事者試深慮之僭易及此皇懼之至示論明道
程文不必見於正集考求前此固多如此然先生應舉
時已自聞道今讀其文所論無非正理非如今世舉子
阿世徇俗之文乃有愧而不可傳也曾南豐序王深父
之文以為片言半簡非大義所繫皆存而不去所以明

深父之於細行皆可傳也况先生非欲以文顯者而即
此程文便可見其經綸之業已具於此時雖文采不艷
而卓然皆有可行之實正學以言未嘗有一辭之苟其
所以警悟後學亦不為不深矣愚意只欲仍舊次第不
審台意以為何如

答鄭景望

家禮之策并上不知可補入見版本卷否若可添入即
孟詵徐潤兩家當在賈頊家薦儀之後孟為第七徐為
第八而遞僭以後篇數至政和五禮為第十一而
孫日用為第十二乃以杜公四時祭享儀為第十三而

遞僂以後至范氏祭儀爲第十九又於後序中改有
六爲十有九仍刪去孟誥徐潤孫日用也字不然
舊序而別作教語附見其後尤爲詳實不審尊意以爲
如何更俟誨論也但寫校須令精審無誤然後刻版免
致將來更俟費力爲佳或未刻間且并寫定上版真本
寄示容與諸生詳勘納上尤便也

答薛士龍季宣

熹竊伏窮山講服盛名之日久矣去年邂逅林擇之歸
自宣城又能道餘論一二皆成已成物之大欲區區益
願承教於前顧以憂患之餘屏跡田里而執事名問方

昭德業方起隱顯異趣私竊揣料未容遽遂鄙懷則亦
悵然太息而已茲者林擴之之來乃知榮膺睿眷出試
輔藩宣布之初譽處體洽深以爲慰又蒙不棄鄙遠貽
書翰所以教告甚悉擴之又以所聞相與推說皆平生
所深欲聞者感幸之至不容於心然而三復來教則有
真愚不敢當者二焉請陳其說而左右者察之熹自少
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顧嘗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粗知
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蓋舍近求遠處下窺高馳
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困而自悔始復退下寸
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而亦未有

聞也方將與同志一二友朋并心合力以從事於其間
庶幾銖積絲累分寸躋攀以幸其粗知理義之實
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髮遽如許矣慄然大懼日力
之不足思得求助於當世有道之君子以逆其進而未
得也執事乃不知此而反以講道教人之事期之此熹
之所以不敢當者一也至於聖賢出處之義則亦略聞
之矣顧以材智淺劣自知甚明而又學無所成不堪酬
酢故自十數年來日益摧縮不敢復有當世之念雖昨
來奉親之日急於甘旨之奉猶不敢自強其所不足以
犯世患矧今孤露餘生形神凋喪懶廢無用益甚於前

誠不忍復爲彩纓結綬之計以重不孝之罪是以杜門
空山甘忍窮寂以遂區區之志而庶幾或寡過焉執事
又不知此而反以行道濟時之事責之此熹所以不敢
當者二也感服至意無以爲謝敢布腹心伏惟加憐察
焉繼此儻未作絕尚冀有以警誨之使不迷於入德之
塗則執事之賜厚矣它非所敢望也湖學之盛甲於東
南而其湮廢亦已久矣蓋自熙寧設置教官之後學者
不復得自擇師是以學校之正名存實亡而人才之出
不復如當日之盛今得賢太守身爲之師其必將大
矣然竊嘗讀安定之書考其所學蓋不出乎章句誦說

之間以近歲學者高明自得之論校之其卑甚矣然以古準今則其虛實溥濶輕重厚薄之效其不相逮是以嘗竊疑之敢因垂問之及而請質焉因風見教及此幸甚又聞慶曆間嘗取湖學規制行之太學不知當時所取果何事也求諸故府必尚有可攷者得令書吏錄以見賜則又幸甚相望之遠無由造前請益所欲言者何啻萬端遙想郡齋之間伏紙不審引領

答薛士龍

熹屏居窮陋幸無它苦而涉春以來親友喪亡弔問奔走不得少安殊無好况此外無足言者誨諭諄復仰荷

不鄙之意然無不可之教則非初學所敢自期而待禮而應者元非衰陋所敢萌意也區區之懷前言蓋已盡之矣萬一諸公終不察則不過恭俟嚴譴而已無他說也蒙愛念之深而其間頗有未相悉者故敢及之然不足為外人道也垂論湖學本末不勝感歎而所論胡公之學蓋得於古人所謂洒掃應對進退者尤為的當警發深矣竊意高明所以成已成物之要未嘗不在於此而廣大精微之蘊其所超然而獨得者又非言之所能論也蛭伏之踪亦由承教於前徒切歎仰儻不吝外時得惠音以鞭策之實為萬幸而來教之云倒置已甚

讀之悔汗踏踈不知所以自容萬望於察自此書來存
訪死生之外削去虛文直以道義啟告誘掖此真區區
所望於門下者鄙懷倥倥亦得無所慚憚而悉布之以
求藥石之誨不審尊意能容而聽之否

答陳君舉

熹自頃寓書之後南來擾擾未能嗣音至於懷仰德義
則無日而不勤也乃蒙不忘專人枉教此意厚矣何感
如之垂論詩說向見二君能道梗槩大指畧同意其必
有成編故以為請今承語及乃知爾雅蟲魚决非磊落
人之所宜注也唐突負愧如何可言誨示之勤尤荷不

鄙然嘗謂人之為學若從平實地上循序加功則其日
前雖未見日計之益而積累功夫漸見端緒自然不假
用意裝計不待用力支撐而聖賢之心義理之實必皆
有以見其確然而不可易者至於講論之際心即是口
口即是心豈容別生計較依違遷就以為諧俗自便之
計耶今人為學既已過高而傷巧是以其說常至於依
違遷就而無分所別蓋其胸中未能無纖芥之疑有以
致然非獨以避咎之故而後詭於詞也若熹之愚自信
已篤向來之辨雖於遭詭取辱然至於今日此耿耿
猶恨其言之未盡不足以暢彼此之懷合異同之趣而

不敢以為悔也不識高明何以教之惟盡言無隱使得
反復其說千萬幸甚老病幽憂死亡無日念此一大事
非一人私說一朝淺計而終無面寫之期是以冒致愚
悃鄉風引領不勝馳情

答陳君舉

前書所扣未蒙開示然愚悃之未能盡發於言者亦多
恨無由得遂傾倒以求鏤切近曹器之來訪乃得為道
曲折計其復趨函丈必以布露敢丐高明少垂采擇其
未然者痛摺擊之庶有以得其真是之歸上不失列聖
傳授之統下使天下之為道術者得定於一非細事也

惟執事圖之

與陳君舉

先人自少熹爽出語驚人踰冠中第更折節讀書慕為
賈誼陸贄之學久之又從龜山楊氏門人問道授業踐
修愈篤紹興初以館職郎曹與脩神宗正史哲徽兩朝
實錄而於哲錄用力為多其辨明誣謗刊正乖謬之功
具見褒詔後以上疏詆講和之失忤秦相去國補郡不
起奉祠以終

與陳君舉

先人贈告必已蒙落筆母妻二告如亦合命詞則前日

失於其稟今再有懇先妣德性純厚事姑極孝敬祖母
性嚴先妣能順適之治家寬而有法歲時奉祀必躬必
親撫媵御有恩意無纖毫嫌忌之意亡婦先世自國初
時以儒學登高科其父諱勉之字致中紹興中嘗以布
衣召至都堂與秦丞相議不合而去東萊呂舍人所謂
老大多才十年堅坐者也及此曲折得頗見於詞命足
為泉壤之榮幸辱矜念脫或已行亦乞刊定幸甚幸甚
答林正夫 混
慕仰高風固非一日中間雖幸寅緣再見然苦匆匆不
得款奉誨語至今以為恨也歸來抱病人事盡廢無田

奉記以候起居每深馳政今茲揚通老來忽奉手誨之
辱假借期許既非愚昧之所敢當而執禮過恭尤使人
恐懼踧踖而無所避也雖然高明之所以見屬之意豈
若世之指天誓日而相要於聲利之場者哉况在今日
而言之尤足以見誠之至而好之篤是以不敢隱其固
陋而願自附於下風焉蓋嘗聞之先生君子觀浮圖者
仰首注視而高談不若俯首歷階而漸進蓋觀於外者
雖足以識其崇高鉅麗之為美孰若入於其中者能使
真為我有而又可以深察其層累結架之所由哉自今
而言聖賢之言具在方冊其所以幸教天下後世者固

已不遺餘力而近世一二先覺又爲之指其門戶表其梯級而先後之學者由是而之焉宜亦甚易而無難矣而有志焉者或不能以有所至病在一觀其外粗覘彷彿而便謂吾已見之遂無復入於其中以爲真有力究之計此所以驟而語之雖知可悅而無以深得其味遂至半途而廢而卒不能以有成耳竊計高明所學之深所守之正其所蘊蓄蓋已施之朝廷而見於議論之實於此宜不待於愚言矣然旣蒙下問不可以虛辱而喜之所有不迥如此若不以告於門下以聽執事者之采擇則又有非區區之所敢妄者是以敢悉布之可否

之決更俟來教熹所虛佇而仰承也通老在此相聚甚樂比舊頗進知有切磋之益惜其相去之遠忽起歸興而不可留也從之聞以牙痛爲庸醫所悞投以涼劑一夕之間遂至長往深可痛惜然此亦豈醫之所能爲哉德修崎嶇遠謫令人動心然聞其平居對客誦言固每以此自必乃今爲得所願然所關繫則不淺矣有寫其記文以來者已屬通老呈白想亦深爲廢卷太息也元善富雪川殊不自安旦晚必歸子宣今日方得書也熹氣痞不能久能伏几案作字草草且亦未能究所欲言臨風引領悵想亡量惟高明察之

答陳抑之謙

熹從士友間得足下之名而願交焉爲日久矣衰病屏
伏無從際會每以爲恨而聽於往來之言亦知足下之
不鄙我而將有以辱况之也年歲以來私家多故不獲
以聲問先自通於隸人茲承枉書感愧亡量顧陳義高
遠雖古人賢人君子懼不足以堪足下之意而熹之愚
何敢當之以自取戾耶然曩亦嘗聞於先生長者矣勤
勞半世汨沒於章句訓詁之間黽勉相規矩繩約之內
卒無高竒深眇之見可以警世而駭俗者獨幸年來於
聖賢遺訓粗若見其坦易明之不紊而必可行者私竊

以爲倘得當世明達秀穎之士相與講之抑彼之通彊
此之不及吾道庶其明且行乎三復來書果若有意於
此幸甚幸甚竄伏窮山未知見日繼此書疏之往來猶
足以見道之也餘惟藏器勉學慰此遐想

答趙幾道師淵

所論時學之弊甚善但所謂冷淡生活者亦恐反逞而
禍大耳孟子所以舍申商而距楊墨者正爲此也向來
正以吾黨孤弱不欲於中自爲矛盾亦厭緘紛競辨若
可差者故一切容忍不能極論近乃深覺其弊全然不
曾畧見天理彷彿一味只將私意東作西捺做出許多

設淫邪遁之說又且空腹高心妄自尊大俯視聖賢蔑棄禮法只此一節尤爲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免直截與之說破渠輩家計已成決不肯舍然此說旣明庶幾後來者免墮邪見坑中亦有一事耳

答趙幾道

昔時讀史者不過記其事實撫其詞采以供文字之用而已近世學者頗知其陋則變其法務以考其形勢之利害事情之得失而尤喜稱史遷之書講說推尊幾以爲賢於夫子寧舍論孟之屬而讀其書然嘗聞其說之一二不過只是戰國以下見識其當處不過知尊孔氏

而亦徒見其表悅其外之文而已其曰折衷於夫子者實未知所折衷也後之爲史者又不及此以故讀史之士多是意思粗淺於義理之精微多不能識而墮於世俗尋常之見以爲雖古聖賢亦不過審於利害之算而已惟蘇黃門作古史序篇首便言古之聖人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於義理大綱領處見得極分明提得極親切雖其下文未能盡善然只此數句已非近世諸儒所能及矣惜其從初爲學功夫本無次序不曾經歷不能見得本末一一諦當只其資質恬靜無他外慕故於此大頭

段處窺測得箇影嚮到此地位正好著力却便墮落釋
老門戶中去不能就聖賢指示處立得修己治人正當
規模以見諸事業傳之學者徒然說得此箇意思而其
意之所重終止在文字言語之間其徒雖極力推尊之
然竟不曾有人能為拈出此箇話頭以建立宗旨者亦
可恨也其論史遷之失兩句亦切中其膏肓不知近日
推尊史記者曾為畧分解否耳今日已作書偶思得此
語聊復奉告不審以為如何也

答包定之

近聞永嘉有回祿之災高居不至驚恐否講習家庭得

以從事於孝恭友弟之實非行思坐誦空言之比也然
操索涵泳又不可廢不審所讀何書更能溫習論語并
觀孟子尚書之屬反復諷誦於明白易曉處直截理會
為佳切忌穿鑿屈曲纏繞也陳國錄徐太丞諸公曾相
見否亦頗得同志相與切磋否此間今年朋友往來不
定講學殊無頭緒甚思定之用意精密不易得也千萬
勉旃以慰遠懷

答葉正則

來書毫毛鈞石之喻是乃孟子所謂尋尺者此等議論
近世益多有之不意明者亦出此也古人為己之實無

多言語今欲博考文字以求之而又質之於膠擾未定之胎次宜其愈求而愈不得也既未知其實之所在則所謂百餘年來之所講貫者果指何事以充之而遽以爲未合於聖賢之中耶

答葉正則

向見人家抄錄靖康事有耿黃門劄子論祖宗致治不如熙豐之盛者數條不當專以祖宗爲法後有欽廟批語若曰昨降某事指揮失於思慮尚賴師傅大臣正救其失前命更不施行當時不曾錄得後閱寶錄長編之屬皆無此事不知今尚有考處否耿之誤國固非一事

然此一章乃定公孔子所謂一言者恐不可著之史籍以爲永監也

答葉正則

向來相見之日甚淺而苟相與之意甚深中間寓舍並坐移晷觀左右之意若欲有所言者而竟囁嚅不能出口前後書疏往來雖復少見鋒穎而亦未能彼此傾倒以求實是之歸但見士子傳誦所著書及答問書尺類多籠罩包藏之語不唯他人所不解意者左右亦自未能曉然於心而無所疑也世衰道微以學爲諱上下相徇識見議論日益卑下彼旣不足言矣而吾黨之爲學

又皆草率苟簡未曾畧識道理規模工夫次第便以
 已見搏量湊合撰出一般說話高自標置下視古人及
 考其實則全是含糊影響之言不敢分明道著實處竊
 料其心豈無所疑只是已作如此聲勢不可復謂有所
 不知遂不免一向自瞞強作撐柱且要如此鷓突將去
 究竟成就得何事業未論後世只今日旁觀便須有人
 識破未論他人只自家方寸如何得安穩耶如來書所
 謂在荊州無事看得佛書乃知世外環竒之說本不能
 與治道相亂所以參雜辨爭亦是讀者不深考爾此殊
 可駭不謂正則乃作如此語話也中間得君舉書亦深

以講究辨切為不然此蓋無他只是自家不曾見得親
 切端的不容有毫釐之差處故作此見耳欲得會面相
 與劇談庶幾彼此盡情吐露尋一箇是處大家講究到
 底大開眼看戲大開口說話分明去取直截剖判不須
 得如此遮前掩後似說不說做二日新婦子模樣不亦
 快哉孟子自許雖行霸王之事而不動其心究其根原
 乃只在識破詖淫邪遁四種病處今之學者不唯不能
 識此而其所做家計窠窟乃反在此四種病中便欲將
 此見識判斷古今議論聖賢豈不誤哉相望千里死亡
 無日因書聊復一言不審明者以為如何然勿示人恐

又起開無益而有損也

答味道附說二篇

按一書計六百九十四字一書計四百三十六字在朱子全集第五十八卷未錄俟補

答葉味道第一問

禮既無文不可強說竊意在喪次則自當如本服之制

歸私家則自如其或可也

答第二問

禮既無文即當自如矣服輕故也

答第三問

此乃原頭不是且放在塗之禮行之可也然既嫁則服

自當降既除而歸夫家耳

答第四問

恐無不弔之理

答第五問

今考政和五禮喪服却用古制準此而行則亦無特然

改制之嫌却恐吉服須講求一酌中制度相與行之耳

答第六問

向見今趙丞相日於影堂行昏定之禮或在燕集之後

竊疑未安故每常只循舊禮晨謁而已

答第七問

古法既廢鄰家里尹決不肯祭他人之親則從宜而祀之別室其亦可也

答第八問

補填如今追服意亦近厚或有不便歸而不變其居處飲食之節可也衣服則不可不變此亦以意言之深恐不免汰哉之誚也

答葉味道

省闈想甚得意奏名必在前列但尚未見後場題目不知主司意鄉如何要之得失已有定分人徒自為擾擾耳改字不若只就舊名之為安門生之禮若存高等恐

例須謁見即不可廢若只在行間亦不必詣之也禮書

未能得了而衰病日便侵恐未必能究竟此事也漢卿必

時相見四方更有何朋友在都下凡百宜以謹密為上

事了能一過此相聚否李敬子尚留此志尚堅苦不易

得但看義理未甚明徹細密耳俱見朱子大集全

陳謹字正仲

贈王龜齡

淵源師老杜體物陋西崑見梅溪集

徐徐似道黃岩人乾道丙戌進士歷官權直學士院

甌江目笑

黃昏茅店帶星入清曉竹與蒙露行客路三千年五十
對人猶足說歸耕見宋詩紀事

向子諲臨江人官都使

遊雁蕩正黃柑江鱸時也

西江月得意穿雲度水及時斫玉分金見古今類傳

聞人阜民嘉興人紹興丁丑進士任婺州判

景高堂記

大理丞永嘉蕭君忱以面對論當世務切於民者上嘉
納之於是剖分左符至衢訪民疾苦抑損先已期年民

益安之郡之後圃初有庫屋五楹荒圯特甚乃仍其舊

敞以軒楹環以流泉爰即中楹列三賢繪像清獻公里

居孝弟所應繪事而范太史之系實寓居超化寺代有

令聞視衢為歸紹興制旨且命范氏經理司馬文正之

緒范所寓則文正公之所寓也乃以文正太史三像參

繪清獻名其堂曰景高使元祐風烈奮厲乎百世之下

豈特為覽烟雲嘯咏風月已哉見浙江通志

張栻

故太子詹事三公挽詩

入節原無玷中心本不欺排姦力扛鼎憂國鬢成絲方

喜三旌召俄興一錫悲西風吹淚眼吾豈哭吾私
睿主龍飛日如公舊學臣忠言闕國計清節映廷紳歲
月身多外江湖澤在民當年遺直歎千古更如新俱見
宋詩紀事

答湖州守薛士龍書

論及學校之事此為政之所當先也湖學安定先生經
始當時作成人亦可為盛矣聞欲招陳君舉來學中
此固善但欲因程文而誘之讀書則義未正今日一種
士子將先覺言語耳剝口誦用為進取之資轉趨於薄
此極害事若曰於程文之外明義理之分教導涵養使

漸知趨嚮則善也

答湖州守薛士龍寺正書

某前年過雲上時常往拜安定先生墓荆棘幾不通路
又牆垣頽圯為人所侵勢有可慮某意謂宜專責教官
掌管令一家守之正其封域勿使侵犯是時無可告語
今想自賢使君下車之後已留意矣以上俱見
浙江通志

何恪字茂恭義烏人

顏孝子墓碑記

永嘉林侯元仲宰義烏下車未遑他事首訪顏孝子之
墓曰邑由孝子名長吏宜致敬焉即束帶趣駕出邑之

東四里屠拜墓下祀容甚肅見二冢累然蔽叢棘中狐
兔交跡樵牧不禁侯愀然易色曰何以底民孝哉越明
年政成將去部刺史列其治狀上於朝侯於是證圖牒
盡反民所侵地繚以崇墉嚴扃鑰以限薪樵畜蹂蒔松
檟數十百株表顏孝子墓四大字於道周使過者必式
之庀工於乾道丙戌秋七月閱月而就見浙江通志

呂祖謙

王龜齡詹事挽章

諸老收聲盡佳城又到公蒼天那可問吾道竟成窮旌
卷莆田雨簫橫雪浦風今年襟上淚三哭萬夫雄自註

芮祭酒劉上史皆今歲下世見宋詩紀事

與陳君舉書

謹思明辨最為急務自昔所見少差流弊無窮者往往
皆高明之士也

近思為學必須於平日氣稟資質上驗之如滯固者疏
通顧慮者坦蕩智巧者易直苟未如此轉變要是未得

力耳

在我者果無徇外之心其發必有力而不可禦至於周

旋調護宛轉入細政是意篤見明於本分條理畧無虧

人若有一就回互籠絡之心乃是私意彼此以私意相

角一口豈能勝衆舌乎此宅整之際不可不精察也
要須公平觀理而徹戶牖之小嚴敬持身而戒防範之
踰周密而非發於避就精察而不安於小成及此病痛
皆吾儕彼此所素共點檢者耳義理無窮才智有限非
全放下終難湊泊然放下政自非易事也
培養克治殊不可緩私意之根若尚有眇忽未去異日
遇事接物助發滋養便張王不可剪截其害非特一身
也要須着實省察令毫髮不留乃善
昔者歐范余尸之去韓稚圭袖手於其間又爲諫官於
旬日之後亦未嘗皦然暴白從容調娛迄用有濟前輩

非無此樣輒然此段實難必須沉厚堅實六變在手操
縱伸縮無所差失目前人不得加思他時人無所歸怨
乃可

與葉侍郎正則

靜多於動踐履多於發用涵養多於講說讀經多於讀

史工夫如此然後能可久可大俱見 誅躬錄 全集

王琮 枯蒼人 監永嘉酒稅

題獨醒小亭

退食多留此條然一散襟涼從曉來覺秋向雨中深
竹侵山色檐牙雜柳陰誰能戰酒過我共幽尋 見宗

晁端彦

龍湫觀瀑五律 見宋詩紀事

按址雁志有不錄

項安世

括蒼人徙江陵淳熙二年進士

糟糲和潘德久

溫州府

復葉味道

如昨衰晚冒昧初以事簡為幸忽值大旱寧處
寧處所幸方旱之初便積得米以為後日之地以是其
憂稍寬但事變之來不可預料亦不容安枕也老來但
覺來日無多亟上丐祠之請不蒙聽從然亦可以為歲
終再請之地也語錄事承見論然亦有一說且如語錄
中所載與四書不同者便徑削去則朱先生所采程先
生語錄胡為兩說不同而亦皆采取耶天義理正未
可如此看也雖朱先生不敢以自安而學者乃欲率然

而

子

如此何耶朱先生一部論語直解到死自今觀一亦覺

有未安處且如不亦君子乎一可乃是第一段幾番改

過今觀程子云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是不愠然

後君子也朱先生云故惟成德者能之則是君子然後

不愠以悅樂兩句例之則須是如程子之說方為穩當

敏於事而慎於言朱先生云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

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此用中庸有餘不敢盡之語

然所謂慎者非以其有餘而慎之也慎字本無不敢盡

之音事誰肆故當慎且人而無信一言

其何以觀則志道據

德依仁

作次第不說則游藝有所不

且有志道

德者未能依仁之病道者皆

古今塞天地人所共由志者存之而不忘德則行道而有得於身隨其所得守之而不失仁者心之全體德由此立道由此行故當依之而不違三者皆人所不可須臾離若藝則游之而已此一段乃近見一朋友語錄中所載又豈可以其與四書不合而削之乎義理無窮正可憂正可懼不可執一說而遂以為安也似此效語處皆是近日見諸君子讀論語而得之今既了川如此亦無可奈何心已存留底本見示併求幸

觀耳

序文讀之全不成言語留此人十餘

第以

事奪又以暑熱不可言旦夕專人送去諸事已見李文書中

榦昨以鄙見所疑奉質今觀下論頗似未安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聖賢千言萬語雖似不同而其至約處未嘗或異今只隨句解析而不見其統會之一則恐於吾日用之間參前倚衡未必有所見此不但文義之不通而已也道之在天下一體一用而已體則一本用

天分之性萬殊者率世之自率性之道即仁德之川流

天命之性

其大德之

能載惟其小

之川流

言小莫

戰早萬物統體一太極也

小莫能破是一物各

一太極也萬物統體一太極此

天下無性外之物也一物各具一太極此性無不在也

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所以致知

而盡乎道體之細自性觀之萬物只是一樣自道觀之

一物各是一樣惟其只是一樣故但存此心而萬事萬

物之理無不完且惟其各是一樣故須窮理致知而萬

事萬物之理方始貫通以此推之聖賢言旨更相發明

只是一義豈不自博而反約哉天生予則於

民之下又言有物者何也

有目

有手有足有君臣有父子之類而言也有此等物便有

此當然之則如耳聰目明手恭足重思仁臣忠父慈子

孝之類是也然此當然之則曰性不體而此理之妙

實根於人性之本然惟人之生各稟此有常之性所以

應事接物皆好此美德而不容已也所謂美德即所謂

物之則也其曰好是懿德是云者即指上文有則而言

也孔子又加一必字必有則之上加一故字於好是之

上其旨愈受其也之中以生知此

作禮

知此

則謂

者支社

宜

甫大學論語孟子言

非大聖人不能言也。目有天地以來，如人心道心四句及此四句，皆是天心止法。傳授世人，不可輕將尋常詩句講過也。且如火德小德亦足，是此意兼彝便是大德，好德便是小德。世間只是一個道理也。朋友難得親近，故痛言之。未知是否。

榦前日附去諸兄任復之語，今承見教，大抵榦之說失之合一而無別，諸兄之說失之齟齬而無統。朱先生太極圖解以統體太極為天下無世

否具

太極為性無不在之語，并中庸尊德

在之

不知如何。如前日鄙見亦覺未安。統體太極各具太極，則兼體用畢竟。統體底又是體，各具底又是用。有統體底太極，則做出各具底太極。五之語小則全指用而言，畢竟語大底是全體語，小底是用天命謂性是未發畢竟是體率性謂道是人所常行，畢竟是用上德而能敦化，畢竟是體小德而川流，畢竟是用右淺看則一段是一段，更入思量，則又覺相似都湊，不知如何。中夜思之更

見勉齋文集並
五種

理河市 湖 花 館